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 / 喻明达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8.12

ISBN 7-5063-1566-1

I. 一… II. 喻… III. 传记文学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6937 号

## 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

---

作者: 喻明达

责任编辑: 唐晓渡

装帧设计: 敬人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敬人英子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1201 工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380 千

印张: 14.25

插页: 6

印张: 001-8000

版次: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566-1/I·1554

定价: 22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开篇语 .....           | ( 1 ) |
| 第一篇 风雨年少时 .....     | ( 1 ) |
| 第二篇 人在矮檐下 .....     | (151) |
| 第三篇 夹不紧的尾巴 .....    | (240) |
| 第四篇 老来俏 .....       | (359) |
| 后 记 (附《重志堂序》) ..... | (443) |

## 第一篇 风雨年少时

绿色世界/3  
九小姐/4  
灌泻药/6  
神猴现身/8  
“文曲星”归天/10  
黄 姐/15  
质彬赌咒/20  
山神撒尿/23  
大姐夫索妻/26  
金龟拜寿/30  
外婆行善/33  
七彩菌/38  
树 精/41  
勇和担“猪”/43  
“一十八下半”/48  
三婆六姑/52  
家贼难防/56  
义释何“老总”/59

雪姐“和亲”/64  
驼子背锅/68  
七娘山遇虎/72  
丝纶“桂花”/78  
浪颠子祭旗/81  
一锅夹生饭/85  
吸奶筒/90  
过街鼠/95  
伯父吟诗/100  
质彬投共/103  
鬼子变鬼/111  
矮子吃屁/115  
哭德旺/120  
“鸡兔同笼”/124  
落水鬼扯腿/129  
师生同唱一支歌/133  
半卖半送/137  
气数已尽/143

## 开 篇 语

我是一个平民百姓，我还曾因为不幸出生于地主之家，而长期沦为低人一等的平民百姓。我的故事，只能是一个平常人的平常故事。一个真实人的真实故事。

我清楚地知道，我的故事无名人效应可言；加之我严格遵从写实的准则，摒弃一些人创作古今人物传记时常常采用的艺术加工，又势必使我的故事受到因写实带来的诸多局限。因此，如果它受到冷落，甚至使人不屑一顾，那是毫不足怪的。

虽然如此，我仍然有着强烈的自信：天下人形形色色，口味不一，也许，会有些和我身世相仿的人，有些对平民百姓的平常故事不乏兴趣的人，会因为熟悉，读来感到亲切；或者因为不熟悉，读来觉得新鲜。我寄希望于他们。即使我的希望落空，我也会泰然处之。我不指望写出名和挣钱，先让它放下，放下以待知音。

我还不是一杯白开水。在我走过的人生之路上，也屡逢艰险，颇多曲折，有过很多的辛酸和屈辱，失落和痛苦，也有过不少的自鸣得意和自得其乐。我常遇山重水复，也常见柳暗花明，多能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。或许，我的忆旧能为我的读者，多少带去些冲出困境的勇气，和创造未来的希望。

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，忠诚地奉劝我的读者，千万不要听信那些时髦的无病呻吟：“活着太累”，“活着没

劲”，如此等等。不是这样的，活着真来劲！活着真有意思！我曾经活得很苦、很难，但是，我活下来了。回首当年，只觉意味无穷，一点不觉累。如果天假我年，我真高兴长命百岁。

人无完人。善与恶，美与丑，常常难解难分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故事中有些亲人和朋友，也是这一类人。在我这一生中经历过的大部分年代里，环境往往会扭曲人的灵魂，因此，我能谅解他们。实际上，我早已原谅了他们，也原谅了自己。

谢谢。

## 绿色世界

说起我的童年和少年，那是现在的孩子们、少年们很难理解的。我小时候经历的事情很多很多，经历的变故也很多很多。我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开始记事的。“人生十岁，知识渐明”，我十岁以后，记忆就比较清晰了。我将按照自己的记忆，来叙述我小时候的故事。

我姓喻，是个小姓，先祖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郑国公族之后，就是那个处于强晋恶楚之间，不得已朝晋暮楚的郑国。国亡后，其中一支公族后人，艰难中南迁江夏、豫章，我们这一支派就是从江西辗转迁来的。按照族谱排列，上溯五代：“万、古、庆、科、名”，我是名字辈，叫名达，小名叫桂复，生于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年）三月二十四日。说是万古庆科名，我家五代却与科名无缘，从没出过做官的。

我家住湖南省浏阳县社港镇附近的下江背。门前一条碧水长流的捞刀河，绕着青翠欲滴的教军坪。

教军坪说是山，其实高于捞刀河面也不过三五十米，很平坦的。故老传说，这地方原是关羽在进攻长沙、降伏黄忠之前的练兵场。他的卫士为他在河边磨他的青龙偃月刀时，不留心大刀溜落河里，好几个人没捞着，还是关公自个下水，将刀捞了起来。这山和水，因此而得名。此说无从查证。我小时候的教军坪，已是故迹难寻，唯见绿树满山，鸟语花香，山间有采不完的菌子，摘不完的野果子，好玩极了。我家门前的捞刀河水，也是绿的，流经我家门前的一段，水不太深，小时候，我们常在河里戏水玩耍。当河水流经那铺满鹅卵石的浅滩的时候，翻着白的水花，哗哗地响。水稍深的时候，可以看到河里飘忽的鱼，横悠的螃蟹，窜动的虾，一清二楚的。河边常有一身翠蓝的水鸟，长着很长的嘴巴，时不时地飞到河里啄食鱼虾。那河真美。我总觉得，我故乡的教军坪，故乡的捞刀

河，是世界上最美的山水。

我的家就在这山和水之间一片平坦的地方，是个很大的庄园，我粗略地默算了一下，大概有三十六间房，一十二口天井，十个厅堂，还有两条很长的走廊。庄园外围有桔柑园，桃园和梨园，还有一排排高高的柚树，一丛丛的窝竹。庄园掩映在一片绿色中间，是个绿色世界，漂亮得很。

我的童年和少年的大部分时间，就是在这绿色世界中度过的。这绿色世界留给我很深的印象，我常常想，在这绿色世界里，什么东西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呢？仔细想来，我记得最清楚的，恐怕还不是我的先人，而是在我小时候和我做过朋友的小黄牛，花脸猴，以及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，由我的嬷嬷（我从小把伯母叫做嬷嬷）接管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金色的乌龟。

我的故事还是得从它们身上讲起。

## “九小姐”

我们家的“九小姐”，是一头小黄牛，小母牛。我的妈妈沈云桂，十四岁嫁到我们喻家，十六岁开始生育，她生了七男八女，比杨家将的佘老太君生的还多呢。这小黄牛就接着我八个姐姐后面往下排，戏称“九小姐”了。“九小姐”两岁多吧，长得很漂亮，它一身的毛嫩黄嫩黄的，两只角就象两把剑，往前面伸着。我从没看到它犁田，它专门负责推碾盘、推磨盘的。套上架后，从不拉屎拉尿，特别的听话，性情非常温和。

在我们家，我的父亲清扬先生，是绝对的家长。他信奉《朱子家训》，讲究“黎明即起”。天麻麻亮，大家都要起来，包括我在内。女的起来打扫庭院，男的就上果园和菜园做事；我呢，是个小小放牛娃，专放“九小姐”。

说起放牛，真是快活事。天色刚亮，草上沾满了露珠，我牵上我们家的“九小姐”，踏着露珠向着水草茂盛的地方走去。我每次

都先找好地方，让“九小姐”吃好吃饱，那阵子我还真把“九小姐”当自己的妹妹看的。

有一天天刚亮，我牵着“九小姐”，来到捞刀河旁稻田中的小水沟边。那水沟是灌田的小渠道，两边的草长得特别茂盛。那时正是春二三月、莺飞草长的时候，那草绿油油的。我让“九小姐”下到水沟里面，沿着水沟快快活活地吃草。我自己呢，跑到前面一个水比较深的坑里，摸起鱼来。

我小时候，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摸鱼，我在那里摸着摸着，觉得有条鱼碰过我的手溜开了，我想，这条鱼不小，怎么也得把它抓起来。突然，我觉得有什么在我背上一顶，将我挑了起来，挑得老高老高的，然后，摔了下来，摔在过沟的石板上，摔得很重很重。我眼冒金星，浑身骨头像散了架，再低头一看，吓得半死——石板上好多血！幸好，附近有人看到了，大声叫：“桂复被牛顶着了。”那牛也朝着我们家门口“嗯呀嗯呀”地叫，好像也在叫人。很快，我的父亲带着几个人，飞快地跑了过来；一看我的模样，我父亲吓得脸色苍白，赶紧抱起我往家跑，一到家门口就大声喊：“快去接江述吾”。

江述吾是当地最有名的跌打损伤郎中。医术好，医德也好。他很快就被接来了。将我放在门板上，他的手很重，按着我的背脊骨，一个个的按上去又按下来，又顺着肋骨的走向，一根根的按过去又按回来，然后，和气的说：“不要紧的，没伤到骨头，只是左边被挑开了一寸来长的口子，也不深”。说着，叫人弄来热水给我洗了背，敷上他那被我们那一带的人看做仙丹的末药，让不要碰伤口，好好养着。

我的父母就让我趴在床上睡着，我众多的姐姐，那几天都不做她们自己的事了，日夜守在我身边，争着喂我吃喝，专挑好的喂，喂得真多，我都快叫撑破肚子了。我的父亲亲自替我端屎端尿，他怕别人弄疼了我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睡了两天以后，突然不拉屎了，肚子有点疼，我父亲有些着急了，那天，他站在我房间的书桌

前，铁青着脸，大声叫勇和。

勇和是我家的长工头，很得我父亲的信任。他十六岁进我们的家门，眼下已经四十来岁了，家里的人都让着他三分，连我这个小祖宗都有点怕他。他有个很显眼的毛病，上嘴唇是豁开的，浑名叫“豁嘴勇和”。他听到我父亲的叫唤，很快就来了。我父亲对他说：“去把杀牛的找来，把该死的小黄牛杀了，杀了大家吃肉”。我一听这话，大吃一惊，正要说些什么，父亲一拳头打在桌面上，打得并不重，但还是咚的一响，吓了我一跳。说起我父亲的拳头，那非同儿戏的，有一回他往墙上钉钉子，准备挂一幅画，要我妈妈给他找钉锤；我妈妈一时找不到，他生气了，就用他的巴掌，几下子就把很长的钉子钉进了墙里。我哪还敢替“九小姐”求情呢。

那天晚上勇和来看我，轻轻地摸着我的头问：“你肚子还疼吗？”我顾不上回答，急着问他：“小黄牛太可怜了，杀它的时候它哭了吧？”勇和说：“它还真哭了。刚绑上它的腿，把它推倒在地，它就眼泪直流。后来才知道，它是怀着小牛崽的。”听了勇和的话，我觉得父亲这回是做下有损阴德的事了。可怜的小黄牛，你为什么不投人胎呢？你真投了人胎，让我妈妈把你生下来，你就真成了我家的九小姐了，何至于落到这个下场。

## 灌泻药

杀牛的事情过去之后，我仍旧睡在床上，大便还是不通，肚子比以前更疼，全家人都急了。大概是杀牛的第二天早上吧，大个子长嫂来看我。她长得特壮实，比好多男人都高，但说话很和气，对人也很好。我父亲和母亲吃的东西和我吃的东西都是她亲手做的。

长嫂是我们家管内事的女工头，很关心我们家的事。她来看我，那就像妈妈来看儿子。一见我，她眼泪直流，哭着说：“你莫着急，过一两天就好了，我把牛掌、牛蹄筋都给你留下来了，你不是最喜欢吃吗？等你拉屎了，肚子不疼了，我给你蒸牛蹄筋，蒸牛

掌，蒸得烂烂的，让你吃个饱。”一听这话，我就恶心，忍不住大口呕吐起来。长嫂慌了，连忙请来了我父亲；我父亲一看，就问我的妈妈：“他还没有拉屎？”妈妈用衣袖揩着眼睛：“我一直竖起耳朵听，低着鼻子闻，连屁也没一个的”，说着，又哭。我父亲认真了：“不好，上下不通气，倒着翻出来，凶症，赶快打轿，接唐先荣！”

唐先生是读书人，世代行医，他家没有儿子，只有两个女儿，大妹子，小妹子，都长得特别好看，好看得不得了。他大妹子已经许配我的细哥丝纶，我伯父的晚崽，丝纶长我10岁，他曾带我到唐家去玩过。那是个大家都想去的地方，我们周围那时有句话：“要看女儿花，进唐家”，说的就是他家。

不多一会儿，唐先生被勇和他们抬回来了，一来就说：“把他翻过来！”我父亲将我翻过身子。唐先生用手按着我鼓起来的肚子，又在我肚子上用指头敲，就像敲鼓，敲得咚咚响。敲过之后，他背着手，在房间里走起来。我父亲一向是非常敬重他的，跟着他后面走。来回走了两趟，唐先生抬起头，看着我爸爸说：“此乃凶险之症，必用厉药，三钱芒硝，半杯桐油，给我灌！”我父亲有点拿不住主意：“哎呀，他刚受过伤的，身子又虚……”唐先生盯着父亲。“信我的，就给我灌；不信，另请高明。”说完袖子一摆，就朝外走。我父亲连忙赶上去，拉着他说：“信你的，灌！”

不多久，一杯芒硝和桐油就端来了。我正疼得满床乱滚，我父亲稍微使点劲，就把我按得浑身不能动。父亲让一个姐姐捏着我的鼻子，他自己用匙子撬开我的嘴巴，把那一杯芒硝和桐油一下子灌到我的喉咙里去了。

我肚子疼得更厉害了，好像还咕噜、咕噜地叫。唐先生耳朵很灵，他听到了，对我父亲说：“发动了，发动了，只要大便一通。这病就去了七分”。话没说完，我就觉得呀，屁股头很重很重的；突然，臭屎就从屁眼里冒出来了。先是干的，后是稀的，越冒越多呢！冒的都是粪水，弄得满屋臭不可闻。唐先生闻了臭气，不皱眉

头，还嘿嘿笑了。他朝我父亲拱拱手：“恭喜，恭喜，不必用药了，告辞！”我父亲拉住他，忙叫给唐先生备礼，打红包，我妈妈照办去了；我父亲又叫把那牛腿提上一只，送唐先生。

唐先生走后，妈妈把我抱到热水盆里，将我洗净擦干，放在她和父亲的床上：那床和我的床是并排摆着的。众姐姐手忙脚乱地把我床上清得干干净净，铺上新铺盖，又把窗户全部打开，臭气慢慢地也就消散了。我呢，拉过屎以后，肚子突然不疼了。真神，唐先生！

## 神猴现身

我的凶险之症好了七分后，爸爸就鼓着我下床走动，只是不让我多吃东西。长嫂每天给我做稀饭吃，里面放些鸡肉丝、猪肉丝什么的。长嫂还给我另做些好吃的，偷偷让我在伙房吃。她说：“郎中的话不可不信，也不可全信；光吃点稀饭是不够的，你得好生养着。”

养过几天，我又活蹦乱跳了。我这个被众姐姐看成可怜虫的小老弟，一下子又变成顽皮讨嫌的门槛大王了，在家里闹得昏天黑地。她们最怕我进她们做事的屋子碍事，偏偏我又最爱赶热闹，什么纺纱、织布、绣花，都喜欢学着做，又做不好，因此每次都被姐姐们赶开。

那天，我的四姐名华在窗前绣花，绣的是鸳鸯戏水；我趁她走开，拿起绣花针，照着上面的花样，也来了几针，不小心把指头刺破了，滴了一滴血在那雪白的布上面，名姐回来一看，就骂开了：

“你这个讨厌鬼，短命鬼！”不知爸爸何时站在门口了，“短命鬼”一骂出口，他就冲过来，抽了名姐一个嘴巴。名姐脸上一下子就有了手指印，我看不对头，赶快溜了。

我一个人不知不觉走进了桔树园。桔树园在我们家的西北角上，离家有小半里路吧；桔树园里，有几间牛栏和一间堆放牛草的

房间，我走着走着，就走到了原先关小黄牛的牛栏面前。

牛死栏空，连牛屎都清得一干二净，还铺了新土。我不由又想起“九小姐”，心里很难过。转过头去，突然看见堆牛草的房间冒出一个大花脸来，长长的，就像戏台上的孙悟空。唉，真好看，是头花脸猴呀！那花脸猴，好像还没看见我，从剩下不多的牛草中钻了出来，坐在石头门槛上晒太阳。我忽然想到，猴是喜欢吃零食的；我口袋里正装着点心，玉兰片和云片糕，于是就从口袋里掏了出来，轻轻地放在地上。那是一个公猴，长着球球的。我怕惊动它，一边朝后退，一边说：“我给你留下吃的了，我明天还给你送吃的来”。那猴像是听懂了，看我一眼，跳下门槛，先是四脚落地，找到地下的东西，抓着些就像人一样地站起来，把一片玉兰片放进嘴里咬着，我听到喳喳地响。

我退出院门，朝回走，没走多远，只见爸爸迎面走来了。在长辈面前，是得讲规矩的，必须垂手而立。于是我就靠到路边，笔直地站着，两手紧贴侧面的裤线，低着头。父亲走到我身边问：“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，我找了你好久”。在父亲面前，我向来不敢说假话，就告诉他：“到牛栏那边去了，小黄牛没有了。”父亲轻轻摸着我的头，叹了口气：“唉，自古以来，秋冬狩猎，春不杀牲；这回我们一刀二命，罪孽，罪孽！”说着他就朝前走。我赶上拉住他：“爸爸，我在牛栏那边看到花脸猴子了，一头很好看的花脸猴，是公猴，有球球的。”父亲回过头来：“真的？”我就把怎么看到猴，又怎么给它东西吃，说了一遍。父亲点点头说：“我们这老屋里，是有这么一只花脸猴，很通人性。它恐怕是我们这一带剩下的最后一只猴了。你婆婆在世时说过，那是一只神猴，看到神猴现身的人，是有些运气的”。

听了这话，我很高兴，飞快地跑回家去，逢人便说：“我看到神猴现身了，我看到神猴现身了”。姐姐们不相信，说：“你听谁讲过吧？我们都没看到过的。”名姐坐在绣花架前，板着脸，她大概还为刚才挨父亲的那一巴掌在恨我呢，冲我说：“滚开，你就会

撒谎，发梦颠”。

只有豁嘴勇和和大个子长嫂相信我说的话。勇和说，他去年在梨园守夜，看到过猴子上树摘梨子吃。长嫂想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也见到过的，那年我才十六岁呢，刚到你们家。那天是你爷爷过阴寿的日子，通宵要上香的；我到正厅祖宗神龛去上香，看到一只猴正坐在神龛上吃供果。”

哦，他们两位也见过神猴现身，也都是有些运气的人罗。我很高兴，拉着长嫂，叫她带我去玩。长嫂把我拉到灶门口坐下来，边烧火边说：“桂复啊，你往后在家里就莫乱吵了，小心点，不要惹你爸爸、妈妈生气。你知道吗？你性哥要回来了。你性哥病重了，得的是肺癆。听话好吗，以后没事就到厨房来帮我烧火，你会烧火吗？”我说：“会的，我天天来帮你烧火”。长嫂笑了：“我早就说过的，我们家桂复是个乖乖崽，要多乖有多乖。”

## “文曲星” 归天

性哥是我的二哥，叫名远，字性湘。他在长沙读书，只有放寒暑假的时候才回家来。他回家的时候，骑着一辆漂亮的线车，就是现在的自行车。这人也怪，一年四季都穿着白衣服，系的皮带也是白的，连骑的线车也是银白的。他一向整整齐齐，手里喜欢玩根自由棍，左右摆动，玩着而已，并不当棍用。他在家里最见不得的人就是我了，每回见到我都没句好话。我那时候还真有些不喜欢他：神气什么呢？不就仗着会读书，会讨爸爸喜欢吗？

有一回，我跟妈妈吵着要吃的，妈妈被吵得焦头烂额，应付不了，正在这时性哥过来了；他用那自由棍在我屁股上戳了几下，又在我头上敲了两下，说：“桂娃子，你除了吵吃吵喝，瞎胡闹，还会点什么呀！你知道你今年几岁了吗？我三四岁的时候，能背一百首唐诗；五六岁的时候，会写几百个字，会写作文，你呢？你认识几个字呀？”我在家里一向称王的，从不让人，把我说急了，我就

顶上说：“就你有本事，怎么你十岁没中状元，十二岁没当宰相？你比不上甘罗，甘罗十二为相”。这下把性哥的脾气惹发了，将自由棍向我身上使劲打过来，连打几下，把我打痛了。我嚎啕大哭，妈妈护住我，埋怨性哥说：“你下手也太重了”。我性哥大不敬，顶妈妈说：“子不教，母之过，象你这么溺爱他，只怕要被惯成一个不肖子弟的”，说着就走开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就更不喜欢性哥了，见到他便绕开走：算我怕你还不成吗？我说过我们家一向是“黎明即起”的，性哥在家，也是黎明即起；不过，他不去做事，总是跑到后面的教军坪上，扯开喉咙唱歌，扯开喉咙读书，生怕周围几里的人听不到。我觉得好笑；但父亲说：“做学问的人是不同的，总不能叫他去扯草，去放牛吧？”

性哥当然是聪明透顶的，在长沙读书，每次考试他都是第一名，得了好多好多的奖品回来。爸爸把他的奖品都摆在楼上的一间房间。哦，我忘记说了，我们家的庄园，在父亲手里增建的、靠近捞刀河的那一部分，是两层楼房，楼上有天花板，有很大的玻璃窗，非常漂亮。父亲就在楼上最好的一间房，摆着我性哥的奖品，好多文房四宝，好多镇尺、墨盒，墙上挂着很多的字画。来了亲戚朋友，我父亲必定要带他们上楼去，向他们讲性湘是怎么得来这些奖品的，那些字画呀，对联呀，都是送性湘的，哪个是校长的手笔，哪个是管学校的大官的手笔，哪个是名家的手笔。当然，我父亲这个人很稳重，喜怒不太流露在外面；可是，那说话的声音也就大了，得意的样子，总是掩盖不住的。我在旁边的时候，心里想，也不过是铜打的，石雕的，纸写的，我迟早给你挣回金子打的，银子做的！那时候我对性哥很有一点嫉妒心，不喜欢人家说他好。可爸爸一天比一天护着他。性哥上次回长沙时，他还特别多给了好多钱，一封封的银元，要他边读书边看病，身体要紧。以后又派勇和把奇秀嫂子送到长沙，照料性哥，叫性哥只管治病，不要怕花钱，要钱用的时候，就到我家有股的店铺里去拿，记上帐就行了。

性哥他还真能，边治病边参加高中毕业考试，又是第一名，据说考湖南大学也是第一名。真神了，我就有这么一个总是得第一名的性哥。在外面，他也是我吹牛的本钱，我比我父亲吹得更神，我是眉飞色舞地吹，把性哥说成是天上的文曲星，要当状元的，要做宰相的。

不久，性哥和他的婆娘奇秀一块骑着银白线车(自行车)回来了。我爸一看，皱起了眉头，上去接过车说：“你是病人呀，为什么不坐轿回来，骑这车，一百好几十里路，还带个人”。他横了我奇秀嫂子一眼，很不高兴地说：“奇秀，你们回房去，往后你要明白些，你丈夫是个病人，不可劳累，莫要只顾一时恩爱，害了他，也害了你自己”。我看到奇秀嫂子脸红了，连忙跟着性哥往他们房间走去。

自从性哥回家之后，我们家就变了个样；妈妈不打哈哈了(她最爱和一伙女伴打哈哈的)；姐姐们不敢大声说笑了；每天满屋子是中药气味。父亲亲自上门请来了县里最有名的两位郎中，常住在我们家的新楼上，商量着为我性哥开方子，一天一付药，没完没了地吃，病也不见好。

慢慢地，性哥不常“黎明即起”了；起来一下，自由棍也不在手里玩了，真当棍用，拄着在外面走动一下；不上教军坪了，也不扯开喉咙唱歌，不扯开喉咙读书了，见到我也不训斥了，只是笑一笑。我觉得那笑，笑得很苦很苦，笑过之后，喜欢叫我过去，用手摸摸我的头，不再用棍子敲了，说话也轻言细语：“老弟呀，你也该懂点事了，不要天天昏天黑地地玩，学着认几个字，写几个字，明年呀，你也该上学了，读书要用功，‘少小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’。唉，老弟，可惜我不能亲自教你了”。他走到姐姐房间去，对正在埋头做事的姐姐们说：“唉，我说你们呀，都是读过书的，还有正在读书的，也只有一个老弟，你们不能少挣几个私房钱，教老弟多认几个字，多写几个字吗？”这时候，姐姐们就站起来，走到他身边，一个个都答应得挺好的：“教！教！”

性哥对我还是挺好的嘛，我也对性哥好起来了。不知为什么，性哥在家养病时，爸爸不许我到他的房间里去，让长嫂和勇和他们把我管着。越不让去，我越想去，想去看我的性哥。有的时候，趁他们不注意，我就溜过去。奇秀嫂子开始是让我进去的，我能走到性哥的床前跟他说话。不过，性哥不太爱说话了，他越来越瘦了。他老是叫我把头伸过去，让他摸摸，然后就挥手让我走。后来，他吐血了，我再去他就不理我了，还把奇秀嫂子叫到床边，跟她说：

“奇秀，桂复身体虚弱，我这病是过人的，以后你莫让他进来。”

这以后，奇秀嫂子就不放我进房间去了，我只能在窗户外看他，在侧厅守着。有时，性哥也出来，不是拄着棍子，是由奇秀嫂子搀着他，走几步就回房去，我只能远远喊一声性哥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枫叶红了，落叶了；天下雪了，又化雪了，再也没见性哥出门。

转眼，过年了，这个年过得死气沉沉的。没有办年货，没有杀过年猪，什么都没有办，我也没有新衣服，新鞋帽，就好象不是过年一样。熬到正月初六，我记得，长嫂在厨房门口坐着，女工问她：“长嫂，弄点什么吃的，该开饭了”。长嫂说：“你们谁肚子饿了，自己舀碗饭吃就行了。不开饭了，还开什么饭！”我知道不好了，我性哥只怕是真要死了！我趁长嫂不留意，一下子溜到性哥房间靠北走廊的窗前去，想再看我性哥一眼。

我一进走廊就听到嘤嘤的响，哎呀，是我爸爸！他把剃得光溜溜的头（他总是剃光头的），拼命地往墙上撞，两只手捏着拳头一个劲地往自己胸口上打，打得嘤嘤响。我忍不住一下就哭了，跑上去抓住他的手。爸爸看了我一眼，我看见他满脸是泥土、泪水，胸前一大片都被泪水打湿了。我心酸地嚎啕大哭，把他往屋里拖，那走廊边有个小门可以通向正房。我拖不动，长嫂她们来了，帮着我推的推，拖的拖，好不容易把父亲弄到床上。他一躺下去，就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，象个娃子，哭得真伤心。

这时候，锣声响了。是沙沙的锣声，那面锣是要两个人才抬得

起的，抬在后面的人用布锤使劲地锤。深沉的锣声，听了叫人惊心，那是死了人才用的。我知道我性哥死了，刚刚二十岁就死了。可怜的性哥！

性哥的丧事是在侧厅办的。我去灵前磕过头，送葬也去了。送葬回来，我看到我母亲已经哭晕过去了。我母亲是不能过分悲伤的，不能大哭，她一大哭，一悲伤过度就会晕过去，只好给掐人中，往脸上喷水，把她弄醒过来。爸爸呆呆地坐在床上。我回到他们身边的时候，勇和进来了，带着一位叫寻神仙的先生，他是对面新安铺的，测字算命极灵。勇和向我父亲说：“寻先生一定要见你们，说他有话要和你们讲”。我爸摆摆手，勇和就搬了椅子让他坐下，又搬了张椅子把我妈妈也扶着坐下了。那先生挺和气的，说话声音也很温和：“清扬先生，有些话，我本当早说的，又怕泄漏天机。你家二公子归天了，本是命中注定的事，他是天上星，人世走一程，想来则来，想走则走，岂可强留？我仔细推算过你们二位的八字，今天实说了吧，二位命中注定只有二子六女，认命为宜。性湘走了，还有桂复呢”。他把我上上下下都看了一遍：“桂复是长命相，浓眉大眼，鼻高耳大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不敢说大富大贵，守成有余的”。我爸爸叹息了一声：“唉，还求什么大富大贵，能守住三分家业，接一门香火，我就心满意足了”。他对算命先生的话并不相信，流着泪摇头：“只怪我家德薄，天不佑我，天不佑我”。

勇和把寻先生引出屋去，我爸爸说：“勇和，留先生吃便饭，送他一份礼”。

长嫂送上饭菜，爸爸妈妈不肯吃，天不黑就睡了。长嫂塞给我一个肉饼，我咬了一口，像吃糠一样，真难吃呀！我也没吃，由长嫂照料着上床睡下。过了一会，听父亲问母亲：“你说，寻神仙怎么讲话？说我们命中注定二子六女，儿子是死得只剩两个了，女儿就老二桐华夭折了，明摆着还有七个嘛”。我妈说：“人家说错了吧”。爸爸坐起来：“就怕说错！算命算命，好话虚送，错话有